

小寒(组诗)

■ 潘洋

冰的独白

玻璃窗呵出雾的经文，
冻土下，蚯蚓正翻译
去年秋天埋下的遗嘱。
你数着梅枝的寒痂——
那些被风反复校对过的
暗红色标点，
是冬天不肯盖章的
契约。

寒气

芦苇在风里摇晃成
倒立的问号，
而雁阵是天空的
破折号——
它们用翅膀丈量
北纬三十度的寒冷，
直到云层里传来
春天潦草的草稿。

你呵手下下：
“冷是动词，
而温暖，
是未完成的宾语。”
却忘了，
雪籽在冻土下
早已学会用沉默
拆解整个季节的语法。

灶火

祖母的陶罐里，
糯米与桂皮谈判到第三回合：
蒸汽爬上窗棂，
写下朦胧的契约——
关于如何用一碗甜粥，
赎回整个冬天的寒意。
而灶膛里的火种，
正用灰烬记录
这场温柔的变化。

荔乡诗话

■ 陈华

岁末夕照

山边夕照染丹霞，村口街灯暖白茶。
细品其中甜与涩，小杯莫满忆年华。

月渐升

疏枝荔叶挂清霜，瓦角灰檐淡白墙。
守岁围炉斟老酒，一弯新月渐盈筐。

桥头眺望

韶华不与少年留，烟火人间又一秋。
且立荔乡桥畔望，听风送旧在枝头。

新年偶感

岁月匆匆不可追，且将旧梦换春晖。
新年必有新光景，枝上繁花次第开。

庭院夜色

庭院人欢灯火稠，阿婆倚杖话秋收。
风梳篱竹远阡陌，静待蟾光满玉钩。

邀月起舞

青丝怎觉鬓凝霜，俗事闲来费付量。
且向天公邀月色，随光起舞贺新章。

与影共话

谁无独下念曾经，过往恰如过眼风。
与影荔园星月下，围炉共话到三更。

守岁

凭栏遥望风犹静，守岁全听爆竹声。
荔陌轻烟凝瑞色，月随钟鼓赴新程。

荔影迎新年

千株荔影映千姿，村犬声中夜漏移。
旧岁悲欢皆远去，待听钟响唱新词。



黛瓦流金 ■ 张永生

小小说

月光下，青呱蹲在菱角叶上，背后那块伤疤如枯叶般发硬，那是去年被顽童石子砸伤的印记，也让他比同类更懂怜悯。

“扑通”一声打破了镜湖的静谧。不远处，一条蛇落入了渔网。

按说蛙与蛇是天敌，可青呱望着那不断下沉的身影，心底的柔软被狠狠揪了一下。他想起去年被困在干涸的泥坑里，是一只路过的白鹭救了他。“万物都有难的时候。”母亲临终前的话在耳边回响。

青呱深吸一口气，跳进水里，奋力游到蛇的身边。蛇吐着信子，瞳孔里满是警惕与痛苦。“别咬我，我帮你解网。”青呱的声音带着颤抖。

蛇僵在原地，盯着这只送上门的“猎物”。他叫青梭，捕食从不留情。可此刻，这只小小的青蛙正全力帮他脱困。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在他心底蔓延，像湖底的水草悄悄疯长——那是被世人遗忘的恻隐之心。

半个时辰后，网绳终于被扯断。青梭无力地趴在水面上，网绳磨破皮肉的剧痛让他几乎晕厥。青呱累得瘫在菱角叶上，脚掌的伤口还在流血。“你快上岸歇歇吧，我去找点草药。”青呱说

青蛙和蛇的故事

■ 黄景隆

完，一瘸一拐地跳进芦苇丛。青梭望着他的背影，瞳孔里闪过复杂的光。他天性嗜杀，可刚才青呱扯网绳时的专注，还有那声带着疼却依旧温和的叮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冰封已久的内心。

他想起上个月捕食时，曾撞见一个猎人设下陷阱捕捉白鹭，那一刻，他竟下意识地撞翻了陷阱——原来，恻隐之心早已在他心底埋下种子，只是被本能与偏见掩盖。

青呱很快叼着几片锯齿状的草药回来，小心翼翼地敷在青梭的伤口上。“这是止血草，敷上就不疼了。”青梭顺从地趴着，任由青呱用芦苇叶将草药固定好。月光下，青蛙的身影显得格外渺小，却又无比高大。

此后的日子里，青呱和青梭成了奇怪的朋友。青呱会给青梭带来新鲜的昆虫，青梭则会在青呱遇到危险时，悄悄守护在一旁。镜湖的其他生灵都觉得不可思议，蛙与蛇，本是水火不容，怎会这般和睦？只有青呱和青梭知道，善良与恻隐，能跨越所有天性与偏见的鸿沟。

可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天，几个顽童闯进了镜湖，手里拿着网兜和石块。“快

看，那里有只大青蛙！”一个男孩眼尖，发现了蹲在菱角叶上的青呱。石块像雨点般砸来，青呱慌忙躲闪，却还是被一块石头砸中了后背，旧伤复发，疼得他几乎无法动弹。

就在男孩们准备用网兜捕捉青呱时，青梭猛地从芦苇丛中窜出，青绿色的身体像一道闪电，对着男孩们发出凶狠的嘶鸣。男孩们吓得魂飞魄散，扔下网兜和石块，狼狽地逃走了。

青梭冲到青呱身边，用脑袋轻轻蹭着他的身体，眼睛里满是焦急。青呱虚弱地笑了笑：“我没事，谢谢你。”青梭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趴在他身边，守护着他。

夕阳西下，镜湖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涟漪。青呱和青梭趴在菱角叶上，望着远方的炊烟。青呱忽然说：“其实，人心和我们一样，有善良，也有恶意。就像那些男孩，他们只是觉得好玩，却不知道会伤害到别人。”青梭点点头，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嗜血成性，又想起了青呱的善良与包容。

月光再次洒满岭南大地的镜湖，青呱和青梭的身影依偎在一起。芦苇荡里，虫鸣阵阵，那是大自然最和谐的乐章，也是善良与恻隐谱写的动人诗篇。

朋友，请珍惜光阴

■ 林晓霞

为昨日的失败沉溺，不如把握当下。

当你赖床、刷短视频或辗转反侧时，光阴正悄然溜走。你以为还有无数个明天，却不知岁月已在眼角刻下细纹。去年盛开的桃花，今年会否如期绽放？总说“等我有空”的人，是否已经变成了“永远没空”的模样？

珍惜光阴，不是要成为拼命三郎，而是在有限的时光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读一本好书，为家人做一顿晚餐，为理想写一篇文章，这些时刻会让光阴镀上金边。如梭罗所说，大多数人过着平静的绝望生活。打破这种绝望的密码，就藏在我们对光阴的态度里。

人生中真正闪光的时刻，从来不是因为时间的长度，而是因为我们曾热烈地燃烧过。就像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历经千年风沙依然绚烂，那是古代工匠用光阴和心血凝成的璀璨。而我们，也该在岁月的画布上，用今天的笔触，为明天留下值得骄傲的色彩。

朋友，请珍惜此刻的光阴吧，它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一旦失去，便再也寻不回。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以笔为桨，划向光阴的深海。当岁月的尘埃落定，我们终将明白：那些被光阴厚待的人，都曾温柔以待过每一寸时光。

小说连载

5

网恋

■ 叶进雄

么麻烦。”她倚在门边，嘴角噙着一贯的、温和而疏离的微笑，仿佛刚才书房里的惊心动魄从未发生。她的目光礼节性地落在王大哥汗湿的鬓角和手中的小胶套上，心神却像一只受惊的鸟，翅膀上的羽毛还残留着《北郊》那悲怆旋律的拍打。

“改天请你到家里吃顿饭！”王大哥挥挥手里的工具箱，声音洪亮地打破了走廊的寂静，随即踩着略微沉滞的步子，“咚咚咚”地下楼了。那声音，沉重、踏实，带着中年男人特有的生活气息，与“寒风中的小马”那如同冷铁刮过砾石般的嘶吼形成了宇宙般的鸿沟。生活的烟火气瞬间覆盖了灵魂的孤鸣。

她轻轻关上房门，金属把手的冰冷让她指尖微微一缩。门轴转动的“嘎吱”声在重新归于沉寂的家中被无限放大。那股被强行按压下去的心悸感，如同退潮后滩涂上残留的水洼，无声地再次漫涌上来。

她没有立刻走回书房。在玄关处站定，后背抵着冰冷的门板，微凉的触感透

过薄薄的家居服渗入皮肤。客厅里，阳光的位置似乎偏移了些许，光斑变得更加细长。墙上挂钟的秒针依旧规律地走着，“滴答、滴答”，每一秒都像在她绷紧的心弦上不轻不重地叩击了一下。

刚才那个声音……她几乎是屏住呼吸，才推开了书房的门。房间里，午后偏斜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形成一道道明暗相间的光栅，空气中悬浮着细小的尘埃。笔记本电脑像一块沉默的黑色墓碑，无言地立在书桌上，掩盖了它内部曾肆意汹涌的悲怆波澜。

犹豫着，她走过去，指尖带着一种近乎赎罪的轻微颤抖，揭开了屏幕。屏幕亮起，自动唤醒的画面停留在酷狗音乐的播放页面——正是《北郊》的播放界面。歌手头像是一个灰蒙蒙、线条简单的简笔画小草，倔强地从岩石缝隙中探出头，下方是那个仿佛带着寒意的ID：“寒风中的小马”。

那个沙哑的、撕裂般的声音瞬间在

她脑中再次炸响，带着压抑的哽咽和绝望的呐喊。屏幕上的播放键是灰色的，没有声音流出，但强烈的回忆让那旋律和歌词无比清晰地在脑海中回响：

“放荡腐朽生活腐蚀了我……”

“心中充满痛苦和忧伤……”

“啊——啊——生活啊……如今我对你充满渴望……”

她的心脏骤然缩紧，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把。脸颊不受控制地又开始发烫，一种莫名的羞耻和荒谬感交织着涌上心头。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有着安稳的婚姻，可爱的儿子，丈夫体贴上进，画着自己喜欢的画。她的生活平静如湖面，最多也只有如王大哥这样的邻居借道捡东西的微澜。这样的她，为什么会为一个囚徒的忏悔之歌如此强烈地震撼？甚至……着迷？

指尖悬在鼠标上方良久，最终还是无法按下那个关闭页面的叉号。仿佛一旦关掉，那个粗糙却异常真实的灵魂碎片就会被彻底湮灭。她的目光被那个简笔画的小马头像牢牢吸引，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如同小小的藤蔓，在心房的罅隙里悄然滋生。

他……是谁？

她倚在敞开的门边，目光看似随意地落在楼梯间一角，心神却仿佛还残留在那被粗暴关掉歌声里。那个叫“寒风中的小马”的陌生男人，那沙哑粗粝却充满爆发力的歌声，像一枚奇异的种子，带着刺，深深地扎进了她平静的心湖，漾开了第一圈，注定不再平静的涟漪。

楼道外的光线斜斜地打进来，在地板上拉长了王大哥寻找胶套的影子。她安静地等待着，指尖无意识地卷曲了一缕鬓边的紫发。书房那扇紧闭的门后，被强制的寂静中，似乎还回荡着未被完全驯服的悲怆旋律的余音。生活的表面，平静如常；而某个被偶然凿开的缝隙里，一种陌生、粗糙、充满张力的力量，正悄然渗入。

第三章：回响的罅隙

楼道里，王大哥终于从那狭小的楼梯角落抠出了那个不起眼的黑色橡胶胶套，松了口气似的直起身子，额角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他转过身，脸上堆满感激又略带歉意的笑：“嘿，找着了！真对不住啊徐薇，大礼拜天的给你添麻烦了。”

“您太客气了，邻里邻居的，这算什